



扫二维码，  
关注新华每日电讯

# 一对双生姐妹的“殊途同梦”

一对双胞胎姐妹，一个选择追梦城市，一个选择留守乡村。十余年后，姐妹俩却殊途同归走上公益路：一个为关爱“打工姐妹”的精神生活奔波，一个为丰富乡村孩子的课堂忙碌。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上，彼此努力，相互扶持，各自活出了另一番模样



图①：齐美霞(右)、齐丽霞姐妹俩。摄影：廖璐璐  
图②：齐丽霞(左一)在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和姐妹们讨论教育打工者“下一代”的问题。摄影：王明浩  
图③：齐美霞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。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

能改变家乡教育，能做的事越来越少。”这时的美霞，失去了热情，迷失了自我，深深地陷入迷茫。

她给妹妹打电话，希望丽霞给自己一点建议。丽霞告诉她，可以让孩子来北京，见见外面的世界，或许会有转机。美霞不放心，请了长假，母子俩一起到了北京。

在丽霞的帮助下，美霞把儿子送去“工科大学”，学电脑维修，自己则找了一份短工。那时，她经常去“木兰”帮忙，后来干脆成了全职志愿者。美霞第一次走上舞台，参演“木兰”的独白剧《离家》。站在台上，她诉说自己北漂的经历，声情并茂，闻者动容。

那段时间，“木兰”刚度过“生死危机”，十分缺人。姐姐成了丽霞的好帮手，也让她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。姐妹俩像小时候一样朝夕相处，她时常聊到深夜。丽霞向姐姐倾诉多年在外的辛酸与快乐，感谢姐姐对家庭的付出。而在妹妹身上，美霞看到了人生新的出口。

慢慢地，美霞发现自己变了。刚到北京时，她时常哭泣、抱怨、参加培训、讲师呼吁关爱留守儿童。她会发问：“谁来关心乡村教师？”后来，她每天参加活动，视野越来越宽，公益心越来越强，越来越自信。再遇到问题，她多从自身找原因，常问自己能做什么。

齐美霞最牵挂的事也有了转机。儿子到南方实习，亲眼看到打工者的生活，意识到“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有，在社会上寸步难行”，主动要求回家继续学业。

这时，美霞犹豫了。她爱上了公益事业，想留在北京，和妹妹并肩战斗。可儿子怎么办？做公益的收入微不足道，无法供养俩。困惑中，她碰到一位做阅读推广的老师。老师告诉美霞，回家乡也可以做公益，比如在乡村小学做阅读推广，为农村孩子撑起一片天空。

一语惊醒梦中人。美霞带着儿子回到兰考。她决心不只要当好妈妈，还要以全新的姿态和状态投入到今后的乡村教学中，努力改变家乡学生的命运。

## 公益之光照亮乡村

齐美霞任教的谷营镇程庄小学，地处偏远，教室简陋，100多名学生，大多是留守儿童。2016年，兰考县教育局派来两名年轻教师，可谁想第二天就走了一个。原因是，学校条件太差。美霞不在乎这些。她回到兰考，立刻从县图书馆借书，每天上课前给孩子读一个故事，远在北京的丽霞伸出援手，“木兰”第一个为学校捐了近百册图书。随后，微美图书馆、沪江网等机构捐来上千册图书。美霞带着学生分类整理，贴上标签，建成了崭新的图书馆。

初次成功，美霞信心倍增。她通过网络收看教育公益年会，在互动区写下对乡村教育的建议：“教师队伍老龄化、师资短缺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落后，拔尖的孩子转到县里、乡镇上学，农村小学渴望帮助。”

正在演讲的老师注意到齐美霞的留言，向她推荐了“白云网络课堂计划”。一个月后，她收到一张特殊的课程表。表上有乡村学生梦寐以求的音乐课、美术课、发音纯正的英语课。美霞期待着，学生通过网络课堂大开眼界。

没想到，第一堂网络课差点流产！那天，兰考下大雪，学校临时停课。约好的网络课怎么办？美霞冒着雪，挨家挨户通知学生。好不容易凑齐了人，学校唯一的电脑又罢工。无奈，美霞站在教室走廊，和学生围在一处，用手机收看了网络课直播。

新奇的上课方式、丰富的课堂内容，让孩子们近乎痴迷。大家每天期盼上网络课，可学校的网络设备设备几近空白。妹妹丽霞打听到北京一家公司要处理5台旧电脑，赶忙帮姐姐争取了下来。

美霞喜出望外，赶到北京，把电脑一路扛回兰考。舟车劳顿，饥一顿饱一顿，但她一点不觉得苦，反而乐呵呵地说：“终于有电脑上网课，值了！”美霞的执着感动了一家网络公司老总。公司向程庄小学捐赠大屏显示器、笔记本电脑，方便孩子们上课。

美霞的探索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、支持。学校组织老师参加培训，组织网络课堂教学。阅读推广教学影响到整个合营镇。她与几名志同道合的乡村教师发起“希望田野”行动，希望将更多优秀的乡村教师联合在一起，通过网络课堂互换优质课程资源，弥补乡村教师资源短板。

问题仍然很多。学校的光纤专线费用一年9000元，对他们来说是天文数字；上网络课程，规模小的学校条件不足，大一点的学校固守传统教育模式，推广不易；如何激发更多乡村教师的热情也要尝试……齐美霞在日记里写道：“一切刚刚起步，要一步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干，才能成功。无论对于我，还是对于学生，这都是一次重要的机遇。”

这对倔强的双胞胎姐妹，虽然生活中都充满坎坷，但不管在城市，还是农村，都以自己的方式追逐梦想，活出美丽人生。就像两朵盛开的木兰花，圣洁而骄傲。

的一次，三天两夜，吃饭、睡觉都在车间。回到宿舍，人都虚脱了，哪有精力写日记？”

丽霞还发现，自己离开学校，干起活来，并不比工友快。原本想凭着学识，尽快升职，也因自己业绩不济，公司任人唯亲而化为泡影。

不过，最让她感到困惑和无法忍受的，是打工姐妹之间没有交流，缺少温情，七八个人挤在狭小的宿舍里，遇到问题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。

梦想相继破碎，情感难以安放，齐丽霞决定辞工。工友听了，一个个惊得合不拢嘴：“从没听说过，谁能正常辞职！谁离开不是直接走人，被扣掉最后一个月工资？”

丽霞不信，偏要讨个说法。她把辞职信递给班长，班长不理。她就天天“磨”。终于，班长同意。她如法炮制，又去“磨”车间主任、科长。

“为什么要走？”科长见到倔强的丽霞，好奇地问。“没啥原因，这里不适合我。”她回答得干脆利落，“公司缺乏人文关怀，管理简单、粗暴，工人没有成长空间。”

科长见她有想法，许诺办公室管理岗，好言挽留。可丽霞动了心，拿着一个月900元工资，离开箱包厂。

之后，她相继到电子厂、印刷厂干工，依然是每天在生产线上工作十几个小时，直到有一天，遇到为工友服务的公益机构。

这天，齐丽霞在厂门口见到一辆大巴。车门边立着一块牌子，上写“专为打工女性开设的文学小组”。齐丽霞像被磁铁吸引上了车。车内，工女们在一起聊天，朗诵诗。丽霞开心坏了，迅速加入。

“外出两年，头一回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。”齐丽霞说，这家机构为打工者开设兴趣小组，做法律、健康宣传和志愿服务。她觉得，这才是自己心里想去做的事，“看到了另一种改变现状的可能”。

丽霞先是成为志愿者，后来，索性辞职加入公益机构，一干就是5年。

这五年，丽霞越发理解打工者的辛酸。有一次，一名17岁的女孩干工时被轧断4根手指。老板认为女孩受的伤不是工伤，拒绝赔偿。从此，漂亮、开朗的女孩一蹶不振，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。丽霞听说后，陪伴女孩评伤残、打官司，经过大半年，才拿到10万元赔偿。“当时，女孩过不了心理坎，最需要人陪伴、关心。”丽霞说。

年轻女工未婚先孕，更让齐丽霞心痛。一段段时间，有个女孩每天找丽霞。问她什么事，又不肯说。再三开导，她才打开心扉，哭诉自己怀孕，被男友抛弃，希望丽霞陪她流产。妥善处理此事后，丽霞和志愿者一道，排练小品，教女工们恋爱；上性教育课，教女工避孕知识。

“很少有人走进打工姐妹的内心世界，解除她们的困惑和烦恼。我想让大家团结起来，创造属于自己的的一方天地。”齐丽霞说。

那几年，丽霞与家人联系不多，与姐姐交流更少。身在兰考的美霞，像大多数女性一样，相夫教子，努力完成贤妻良母的角色。姐妹俩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。

## 在漂泊中成长的“木兰”

2009年，齐丽霞到北京闯荡，继续公益之路。2010年1月，她和3名“打工妹”自发成立民间公益团体——木兰社区活动中心，为在北京生活、工作的外来打工姐妹提供服务和帮助。

木兰的名字，源于女英雄“花木兰”。丽霞觉得，花木兰最能代表女性的坚强。她特意查了木兰的花语：“希望所有打工姐妹像木兰一样活着，美丽而富有生命力。”

但现实中，“木兰”活得并不容易。它随着打

工人群的变动，7年内6次更换地方。

2010年，“木兰”诞生在东三旗村。齐丽霞和姐妹们包下一家饭馆的二层。一个大厅搞活动，两个包间，一间办公，一间住宿，每月租金2000元。没多久，听说要拆迁，房东要求她们腾房走人。

在朋友帮衬、工友帮助下，丽霞和姐妹们在东小口镇芦家村的背街小巷租下两间门面房。在这里，刚满1岁的“木兰”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。因为没有任何外来资助，志愿者又不断流动，“木兰”眼看维持不下去了。是坚持，还是放弃？

齐丽霞和几个姐妹开会，讨论未来计划。姐妹们抱头痛哭，说到离开，谁也不舍。她们咬着牙决定，压缩活动、减少开支；尝试义卖，筹集资金。

“来，我们吃馒头大餐！”那段时间，只要一开饭，齐丽霞就跟大家说这句话。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，“木兰”一天三顿吃馒头，就咸菜。即便是腌好的咸菜，齐丽霞都觉得贵。她每天转菜市场，专买便宜的大头菜，“回家用刀一切，拌点盐下饭”。

“木兰”核心成员有四姐妹，住室不足10平方米。每逢志愿者来帮助办活动，只能铺帘子，打地铺。爱心人士捐赠的一张桌子，晚上竟成了“贵宾床”。

为渡过“生死关”，大家想出义卖的法子。募捐来的衣服经过清洗、消毒、分类，拿到市面上，5元、10元，只要给钱就卖，一年收入竟有5万元。“有时翻看义卖记录，连自己都不敢相信，怎么活下来的。那时觉得苦，可心里有希望，吃完馒头、咸菜，照样开心唱歌跳舞。”齐丽霞说。

房东觉得“木兰”的“生意红火”，将房租翻了一倍。她们哪里负担得起，2013年，“木兰”被迫再次搬家，还在芦家村，不再沿街，房子也只有几十平方米。在这里，“木兰”开始尝试儿童课外辅导、夏令营。

半年后，房东通知拆迁，“木兰”再次漂泊，搬进东沙各庄。在这里，齐丽霞和姐妹们换了3个地方，直到今年春天，才搬进新家，稳定下来。

这是一排三连间的老平房，斑驳的墙体，红门框、绿纱窗，透出一股沧桑。屋子虽然简陋，但收拾得井井有条。中间读书室的墙上，挂着一幅篆字“木兰花开”。图书角放着文学书、育儿书、历史地理书、科普普及书。书架顶上，一字排开，摆着打工姐妹制作的毛线花、泥塑花。空闲时候，大家围坐在桌边，一起读书，谈育儿得失；一起做艺术品，增加经济收入。

让齐丽霞欣慰的是，搬了这么多次家，“木兰”生生不息，不断壮大。文艺队培养出十几名骨干，大学生志愿者从大一开始，一直干到考研。

“最艰难的时候挺过去了。只要有大家在，勇敢坚持下去，木兰就会开枝散叶，走得更远。”丽霞说。

## “木兰”开出美丽花

“木兰”究竟能为打工姐妹做些什么？齐丽霞不断问自己。

刚到北京，她进行了一番调查，发现“打工姐妹”空闲多，朋友少，大部分时间睡觉、逛街、看电视，遇到困惑、烦恼，只能打电话向家人倾诉。

聚拢人心，增强自信，让世人重新认识“打工姐妹”，最好的途径是文艺表演。“我们建起文艺队，自己作词、作曲、演出，唱出酸甜苦辣。不少人一开始上台扭扭捏捏，现在大大方方。”齐丽霞说。

填词作曲，对只有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打工妹来说，并非易事。齐丽霞鼓励大家，大胆想，吐心声，哪怕一人贡献一句话，合在一起就是一首歌。

终于，有人站起来：“我不想和儿子过二人世

界，我想有一个人一起阻挡风雨。”又一个说：“我想孩子受到良好教育，我不想让他回老家考试。”

“我不想独自哭泣，我想有朋友陪伴。我不想老无所依，想有养老的权益……”

“创作激情”迸发，零散的词句一点点聚集。最终，她们写出歌曲《我要大声唱》，并先后创作了《木兰花开》《不完美的妈妈》《我是女人》《离家》《我要上学》等一批反映打工女性心声的歌曲。

2012年元旦，她们第一次演出。场地设在京郊一个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。现场，1000多名建筑工人欣赏这台“跨年演唱会”。

当时，北京的最高气温只有2摄氏度，冻得人直哆嗦。台上只有一个照明灯，麦克风时好时坏。姐妹们手挽手唱起《木兰花开》。台下的观众自发打起了拍子。1000多人拍手，愈来愈响，拍“碎”了寒冷，拍“暖”了心窝，拍下了泪水。

继文艺队后，“木兰”开设手工小组、电脑小组、英语小组，并尝试开办夏令营、亲子教育课堂，从精神、经济、家教三个层面帮助打工姐妹。

在“木兰”中，齐丽霞开始了反思。“我们三分之二的精力用在了儿童活动上。企业乐意参与，资金支持也多。可我们的初衷是什么？”丽霞和大家讨论，决定回归女性主题，压缩儿童活动，停止义卖活动。虽然损失了不少赞助，但丽霞觉得，“木兰”的初衷是为姐妹做事。不能为了钱，忘记初心。

“木兰”的第一笔赞助来自演出。一位中国农业大学的教师被她们的精神感动，帮助申请了公益机构的项目资金。随着演出增多，越来越多的企业、爱心人士注意到“木兰”，献出爱心。

曾有资助者表示，愿意给“木兰”捐资，条件是设计一些煽情的节目。比如，找一个贫困打工妹，展示她的悲伤故事，渲染整个群体的困境。齐丽霞一口回绝：“木兰”不拿姐妹的悲苦做文章。”

这就是齐丽霞，永远坚持内心的方向。丽霞开始做公益时，丈夫很不理解。“以你的能力和干劲，干嘛不行，瞎折腾什么？”一气之下，丈夫从北京回了河南老家。父母更不理解“公益”干嘛，误以为女儿走了“歪道”，专门跑到北京一看究竟。

外界的争议也从未停止。齐丽霞曾在网上看到一条关于“木兰”的评论，大意是：身为打工女性，有时间搞文艺，不如干两个小时钟点工，还能挣钱吃顿大餐。

“我愿意用两个小时写自己的心情，喝三杯白开水，为什么不行？”齐丽霞说，渐渐地，她对各种质疑淡然处之，更希望姐妹们不止在“木兰”受益，要自我成长，帮助更多的人。

## “好妈妈”的觉醒

当妹妹丽霞南下、北上，在城市艰难打拼的时候，姐姐美霞的生活似乎波澜不惊。

身在兰考的美霞，过着有规律的“两点一线”式生活。家庭、学校是她生命的全部，她甚至已经开始思考退休后的生活。

2013年，平静被打破。齐美霞遭遇了“人生危机”。

美霞的儿子上高二，平时成绩不错。没有任何征兆，孩子突然要求退学，不愿参加高考。

规劝、吓唬、哀求，奈何儿子“软硬不吃”。看着倾注全部心血培养的儿子如此不争气，美霞第一次怀疑人生的意义。

在这之前，我在家是好妻子、好妈妈，在学校是好老师。可身为母亲，我连孩子都没有教育好，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强烈的挫败感；作为老师，我虽然一直努力，但失去职称晋升的空间，也没有